

# 紀念高鍾潤博士

## 高鍾潤壯遊西伯利亞

● 張鏡湖 · 王成聖

### 奉派考察西北邊區

高鍾潤（一九一〇—二〇〇三），享譽國際的地理文學家、旅美學人、教育家，也是位業餘的國畫家。

高鍾潤，江蘇鎮江人，一九一〇年六月生於鎮江故居，青少年時期一直在鎮江讀書，由於鎮江瀕臨長江，景色秀麗，又是江左重鎮，人文薈萃，使少年高鍾潤對美的事物感應殊深，因而對繪畫產生興趣，乃執筆習畫，和一般中國傳統文人一樣，研習花鳥、動物和山水畫，頗有進益。後於家鄉中學畢業後，不得不考慮未來的前途問題，乃在投考大學時，暫時止住對繪畫的興趣，轉習實用學科，於一九三四年考進南京金陵大學政治系就讀，一九三七年畢業獲法學士學位，留校任社會科學

部秘書，後升任主任秘書。一九三七年，抗戰軍興，金陵大學西遷，高鍾潤隨校至後方避難。抗戰末期的一九四三年，教育部委派他參加一個由十五人組成的調查小組，到內陸偏遠地區調查許多社會問題，作為勝利後開發大西部的準備。他隨諸人餐風露宿，艱苦備嘗，做了許多有價值的調查，撰成報告供政府參考。

### 執教美國表現卓越

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，高鍾潤於翌年赴美深造，先進入麻塞諸塞州瓦哲斯特（Worcester）的克拉克大學（Clark University）研讀，後來再轉入愛荷華大學攻讀地理學，一年後獲碩士學位，再繼續攻讀博士，經四年苦讀，於一九五〇年獲哲學博士學位，其間並曾至康乃爾大學及麻省理

工學院深造，紮下雄厚的學術基礎，後來又由國民政府國防研究院授於榮譽學位。完成學業後的高鍾潤，由於大陸已經赤化，歸鄉無路，而台灣也在風雨飄搖之中，只好留在美國任教，先後任教布萊德雷大學（Bradley University）、州立肯特大學（Kent State University）、艾薩克斯學院（Essex Community College），一九五七年哈福特學院（Hartford Community College）成立，高鍾潤即轉到這所學院任教，一直教到退休，獲聘為終身職的教授頭銜。

一九六〇年代，高鍾潤編繪出版了許多份氣象地圖，也編繪了美國地圖和世界地圖，這些地圖被廣泛用作教材，美國的許多公立學校都使用這些教材。一九六四年開始，他開始擔任哈福特學院社會科學

部門主任，主持社會科學的教課計畫和執行，這個工作他幹了四年，做得有聲有色，除了忙於教課之外，高鍾潤也應邀參與巴爾的摩郡（Baltimore County）的都市計畫工作，協助規劃都市發展。

高鍾潤退休時，哈福特學院為了感謝他對學校及社區的貢獻，並表彰他在地理學、地圖製作學及藝術教學上的傑出成就，贈予他榮譽教授的職位。

高鍾潤是虔誠的基督徒，工作之餘醉心丹青，擅長花鳥、動物和山水，浸淫日久，創作別具風格，很受懂得中國藝術的西方人欣賞。平日教書之餘，也設帳授徒，在美國教授中國畫。退休以後，空閒較多，繼續在社區大學及橡飾村（Oak Crest Village）的退休中心教授繪畫，發揚中華文化，培植人才。

一九六七年應張其昀先生之聘，擔任國防研究院講座，並在文化學院地理研究所講授「都市地理」一學期，主要介紹美國都市與市郊計畫，當以規劃、整齊、便捷為計畫方向。重視國際大都會的發展與比較，做為台北市發展參考。為達到都市計畫有效成果，他稱要有「E政策：Encourcement, Engineering, Education」。立即加強

政策宣導，良好的工程施工品質與教育市民。他對當時台北市容，缺少都市計畫的零亂，萬華等地區的髒，及三輪車東西亂撞的交通，多所批評。高先生中等身材，稍胖，為人坦誠，有話直說的性格令人印象深刻。期滿返回美國。晚年健康甚佳，直到二〇〇三年八月廿八日病逝馬里蘭州寓所，高齡九十三歲。身後遺有孀妻董錫偉及女兒高汶慧，女兒已嫁，與女婿葉家恆住在東岸的紐約。

### 開會後遊西伯利亞

一九七六年七月底，高鍾潤曾應邀至俄京莫斯科參加國際地理學會第二十三屆年會，滯留俄京八天，會上遇見他的同道文化大學董事長張鏡湖，兩人是多年好友，相談甚歡。會後，張鏡湖去美國，他則去了西伯利亞，一探蘇俄這塊荒漠大地神秘的面紗，因為在抗戰末期的一九四三年

，他曾奉派到新疆考察，我國蒙新地區與西伯利亞接壤，他探索西伯利亞與上次到新疆未能暢遊有關，藉此稍作彌補。遊歷西伯利亞之後，高鍾潤曾手撰「西伯利亞紀行」一文，刊本誌第廿二卷第三期至第五期，文中對蘇俄人文及政經分析入木三

分，讀之如身臨其境。

西伯利亞地廣人稀，草木含霜，一片荒涼，與我國北部邊疆接壤，綿延長達兩千餘公里，由最西端的新疆阿克蘇到東北的圖們江口，而且在許多地方都是未定界，早自帝俄時代即是俄帝覬覦我領土及資源的源頭，到了共產黨當政，更是變本加厲，由新疆及東北雙線侵略我國，所以西伯利亞與我國關係密切。前黨國元老，出身大西北的故監察院長于右任早年巡視邊疆，有詩描寫蒙古與西伯利亞接壤處的情形：

夜靜沙皆白，秋高草不黃。  
女兒騎惡馬，大野牧羊羊。

「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」的情形，躍然字裡行間。作為地理學者的高鍾潤此次趁開會之便，遍遊西伯利亞，所見所聞，印證了于右任的詩句。

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深夜十一時，高鍾潤等一行五十五人，於細雨濛濛中到達指定的莫斯科機場，在機場上集體繳出護照，由當地的女職員驗訖後發還。原來在蘇聯境內旅行決無個人行動自由。本國人從甲地到乙地，也須先申請許可證。共產黨若真是為老百姓，為何連這點人權都不

給予？殆行動開始消息傳到，大家踉踉跄跄的走上汽車，開往指定的飛機旁邊停下，這時風吹雨淋，大家魚貫登梯上機。機身狹窄，燈光暗淡。座位可容百餘人，團員擠在一邊，有說有笑，其他乘客坐在機倉的後部，高鍾潤和西德及加拿大人同坐一排，飛機起飛時已是八月四日凌晨一時四十八分。一聲怒吼，頃刻上衝雲層，向廣闊的西伯利亞飛去。此行共落腳四處：新西伯利亞城、伊爾庫斯克、貝加爾湖及卜銳斯克，停留時間短暫，參觀地點不多。然天然資源之重心與政經建設之大要確已飽覽無遺矣。

四日晨十時，降落新西伯利亞城機場，新西伯利亞城位於阿必河之中流，為歐亞橫貫鐵道必經之重鎮，東通亞東太平洋岸邊，西連莫斯科及歐陸國家，南下經塔什干而達裏海區地方。地面交通，堪稱便利，城之中心街道寬敞，居中有條綠帶，草木成蔭，任人遊息，兩旁為車輛通道及人行道。電車來去，往返頻仍，頗具新城市建設之規模。城之中央有列寧館，高敞摩登，建築堅實。門前廣場上有列寧豎像及工農兵奮勇前進之石雕。次日中午全體到城中參觀。在唯一僅有的旅館裏進餐。

餐館附近有一家書店，規模相當大，裏面分前後兩大間，前間多是蘇聯出版刊物，分門別類，地圖、畫片、風景卡等等亦均出售。後間為歐美原版書或翻印本，種類不一，但仍以馬克斯思想集，社會主義之哲學文藝等著作為多。因時間匆促，未能仔細瀏覽，高鍾潤即趕去旅館進餐、飯菜平平，吃的是炸雞，有骨無肉，算是主菜、量少僅能塞牙，談不上飽肚，黃瓜數片，竟是應時佳菜。西伯利亞地處高緯度，生長季節短縮，一般蔬菜是在暖房裏長成，量少價昂，可知物稀價貴之理。午飯後的節目有二：一為在阿必河（Obi River）上小遊。一為參觀地質研究所。

阿必河上游有兩大幹線，在東仍稱阿必河，在西則稱伊爾捷希河。分流千里然後合而為一，匯注北冰洋。提起伊爾捷希河，他連想到一九四三年去新疆考察時，曾到北疆承化縣「阿爾太」，橫過此河時，船家釣到幾條五道黑（魚背有五道黑紋，當地人因而稱之），煮熟共嚐。味道鮮美，追懷往事，高氏猶覺餘香在口，阿必河從高山下放，水流湍急，新西伯利亞城用此天然之水力發電，促進多種工業之興建。

高鍾潤隨參觀團經過旋船轉進輪渡，汽笛三聲，船即離岸，向著上游緩緩而行，兩岸丘陵起伏，村舍星羅棋布，草樹叢生，河水混濁，形狀荒蕪，景色淒涼。此段河流航行便利，但舟楫上下並不多見。回程下流，輪船向兩岸停泊數次，他看見有一、二人上下，如此而已。順流而下，一連有三道大橋，其一為橫貫鐵道橋樑，恰巧見著一列自西東行的火車，過橋時車速減低，蛇行有好幾分鐘，無疑的是橋身多年不修，橋基有些不固。在不出半里之遙，另有一道橋樑，正在建築中，聽說這是新鐵道大橋，其他一橋，究屬何用，以距離太遠不易窺察，詢諸隨員，亦不得要領，他們就在這樣的遊蕩中，復登旋船，出了柵門，算是完成了阿必河上之行。

然後乘原車開往地質研究所參觀，聽取各專家的研究報告，所言都是誇大的樣板宣傳，高氏在當地的農業實驗場，曾就此詢問一位藥物研究專家，對於藥草之效果等等，他的回答是「尚在研究中」，但參觀農場時，一位女研究員活神活現的指著一種植物說，這是治高血壓的特效藥材，又指著另一種植物說它是治心臟病的良藥，果如其言，則人可起死回生，豈不樂

哉。總之皆是宣傳詞令，對於實際效用，有待查證。

四日下午四時至六時，全體參觀西伯利亞經濟研究所及附屬之博物館。經濟研究所和其他幾個獨立研究單位，都是建築在市外一個特別劃分的地區內，公路寬敞，高樓對峙，頗具莊嚴的外貌，走進所要看的研究所，一上就到頂層四樓。邊走邊看，像是空空無人，連飲水洗手的地方都找不到。所見是一點古生物的化石標本，及西伯利亞一部分的資源考察圖表，還有一些礦石的陳列。組織像是很鬆懈，工作人員不多。有人問其何故？答曰大家忙於實地勘察，所以不在辦公室。這是一種掩耳盜鈴的說法，生恐職員們與外界人士接觸，將醜態暴露，不利於宣傳的後果，也許這是共產黨的一種保密的策略。

### 貝加爾湖水清秀

六日中午，高鍾潤等一行飛往伊爾庫斯克，於暮色蒼茫中抵達目的地，再乘車經過一段狹窄的公路，抵達貝加爾湖畔的旅館，但見水光接天，燈光燦爛，令人心情為之一振，美景當前，高鍾潤興奮之餘，口占數語：「天風吹長空，湖光照路人

，長松蔽山月，清氣動寒雲」。進入房間，推窗遙望湖景真是水木清秀，山峰疊翠，的確是一清靜雅潔的地方，怪不得蘇聯人稱之為「俄國之日内瓦湖」該地人煙稀少，無市塵之擾攘，身處其間，大有心曠神怡，超然出世之慨。

次晨風雨交加，山湖隱艷，早餐完後即在走廊憑欄眺望，淡灰色的一片水天，帶來了不少寒意。次晨早餐後，高鍾潤冒險前往參觀湖濱陳列館，該館建於一九二五年，規模不大，所陳列之物以湖身構造圖表及魚類之標本為多，間有少數之飛禽走兔之類。據云早在十九世紀初期，有波蘭生物學家到此研究，分水族動物二千餘種。一九一六年的實際考察中，蘇聯研究出湖中有二十五萬種動物，正確種類無法測知。參觀中，館方還招待觀賞約四十分鐘的電影，由影片獲知貝加爾之自然環境，在一年四季中變遷之景象。雜以森林、野獸與人民生活等穿插其中，觀之頗為生動，有身歷其境之感，為來貝加爾湖最精彩之節目。

又有云「大」。總之湖面闊大，湖位在北，湖水清碧，三者兼而有之，前人觸景定名，不無心領意會。

當日下午四時卅分，乘公路車離去赴伊爾庫斯克城。

### 伊爾庫斯克城見聞

伊爾庫斯克城在一八七九年遭火焚毀，今之伊城多在大火後改建，城內有大學一座，佔屋三幢，二為石建；一為木築，木築者介於石建之中，為大學之圖書館，石建者分設研究所五組，設備簡陋，徒負大學之名而無大學之實。沿河有公園，石塊鋪地，平坦整齊，園中有一高聳之紀念塔，塔分四面，三面飾有人頭像，為第一任首長及草萊初闢時之元勳；另一面雕刻二鷹，相傳係自中國飛來，何種取意不得而知。隔河地面平曠，花草密佈，兒童遊戲場亦建築於此。但就伊爾庫斯克人民的膚色頗近似蒙古人，此地通古斯族及哈薩克族為多，斯拉夫人種在此仍屬少數。此城為通蒙古及北平之大道，遠在十六世紀之中葉即闢為商埠，與中國通商貿易，自西伯利亞鐵路開建後，成為東區之重鎮。在下榻安格拉旅館時，看見電梯門口張貼

通往蒙古及北平的火車時間表，告白是以日文寫出，無中國文字，因思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國會議場參加地理學會開幕大典時，見坐旁之譯語耳機亦無中國譯語聽號，可見共產集團貌合神離之一般。

伊爾庫斯克城是西伯利亞東區的文化中心，蘇俄科學院在此設有地理研究所，高氏於九日前往參觀。該研究所早在一九五九年開辦，分人、地、經濟三部門，一九七六年已有研究員一百四十名，其他工作人員三百名；在三部門之下又分十五組，如自然環境、人文、氣象、生物、水利、地質、礦產等等。附設實驗所及五個工作站，每年除出版學術研究之論文、工作報告及設計圖表等外，復注重大地開發之綜合研究，如勘察草原、開伐森林、分析土壤、墾殖農地，調整人口之分布與採取植物之可治疾病者，並負責召集工作討論會。

為求明瞭每個地區內之特殊環境起見，研究所又成立若干勘察隊，以二至五年為期限，分往各地區作實際考察工作。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間在葉尼索河上流之勘察，一九七四年至黑龍江上流作資源探發，工作要旨在訓練技術人才，有助於

該地方之經濟建設。

在地理研究所中，高氏還看見許多正在編製中之圖表及地圖之測繪，用筆著色，相當細緻，可見蘇俄迄今對我國仍未能忘情。

### 水電中心卜銳司克

八月八日上午八時許，高鍾潤等人搭機赴卜銳司克，飛行約四十五分鐘抵達。該城為伊爾庫斯克區的第三大城，為一水電中心，利用阿開(Ok)及安格拉(Angara)兩河交匯處的水流發電，發電量可達四百五十萬千瓦特。

卜銳司克之水電廠，為東部西伯利亞之水利發電中心，工程開始於一九五五年，完成於一九六七年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蘇聯初受德軍陸空兩路之壓力，節節敗退，西伯利亞便成為蘇俄之避難所。蘇聯在其第二十四屆共黨會議中，提出新經濟建設計劃，以水力發電為例，其在西伯利亞者，與其在東歐之各區站，聯合供應，相互協助，以有餘補不足，一九七四年完成二千餘哩之貝加爾與黑龍江上流之區間線路，加速西伯利亞東部的農產、森林等資源之開發及運輸功能，及歐克何司克

Okhotsk濱海之漁業船塢等工業之連鎖興建，有利蘇俄勢力伸向遠東太平洋。

八月十一日清晨六時，高鍾潤等一行離開卜銳司克，搭機回到莫斯科，於中午抵達，黃昏時分，又搭國際航班飛機飛返美國，結束了十七天的鐵幕之旅。蘇俄留給高鍾潤的印象，仍是一個專制、封閉的社會，阻礙了其工業發展和經濟成長，共產主義的餘毒仍在浸蝕著人心。

###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

本誌承作家助奇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規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文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。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規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，來稿以五千字為限。(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)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(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)。

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